

打

夯

歌

3



國立編譯館

## 目次

考驗.....	蘇夫
紋繡.....	養葵
買書.....	紀競
寫在夏陽走了以後.....	向的
黑色的流.....	馬伯力
打夯歌.....	顧業才
書的旅行.....	晉軍
簽名.....	魏鳳
種地.....	柴木
鼓風爐之歌.....	吳丁
布穀鳥.....	若均
再定一套「道德重整」方案吧.....	黃濟
無衣.....	謝揚
黎明.....	沙地
黑人詩二首.....	蘇夫譯
亞歷山大，勃洛克.....	華林風
(附·彼得勒的天空)	
詩的還原.....	馮至



裝幀：辛克

編 輯

經 售

出版日期：

南開大學新詩社  
天津六里台南大北院

南大文化服務社  
天津迪化道南大東院

六里台南大北院

三十七年詩人節

(六月十一日)

# 一 考驗

蘇夫

自從我自詡為革命者之後  
我常常期待着一次嚴厲的考驗。

在暴君的手掌下，

我希望有一次魯藜那樣的遭遇  
好給我以鋼鐵的鍛鍊。

然而，

我晚上常常做了說出來使人臉紅的夢。

我夢見我被黑色的警察抓起來，

手槍頂住我的心口，

火慰斗燙在我的背後。

我勸不住這生的苦刑和死的威脅。

是我呵，

是我在他們的拷打和恐嚇下招出了我的弟兄。

我醒了，

我聽見弟兄們睡得都很好，

我出了渾身冷汗，

早晨他們仍舊帶着笑意招呼我  
而我

——想起了昨天晚上那個夢

禁不住一陣一陣的臉紅。

是的

同志，

我需要一次最嚴厲的考驗。

二

……考驗終於來了，

不是我個人的而是我們大家的，

不是怎樣從容就義的而是怎樣接近群眾的。

老劉送來了一個生病的工人，

他的腿生着瘡。

沒錢醫治都潰爛了。

老劉說

「這是我們的同志，

( 1 )

365195



我太忙，希望大家照顧一下。」

那是一個冬天的晚上，

夜已經很深了，屋裏冷，又停了電。

大家都躺在暖被窩裏懶得爬起來。

後來左推右推我和老陳才爬起來，

在黑暗中懶得再找一根洋火點起煤油燈，

把那個工人放在沒回來的老張的床上。

老陳說：

「他病的很重，我們應該給他用硼酸水洗一洗

明天一早再把他送到醫院去。」

我聽了聽窗外的西北風，

「時候太晚了，又停電，又戒了嚴。

到李先生那取硼酸水還得透過那條橫街。

我有點兒傷風，你去吧。」

老陳皺着眉搖了搖頭沒說什麼。

我躺在床上後，

忽然間想起了一個人的話。

「要分担勞苦大眾的痛苦呵，

要真正的生活到他們中間去。」

我很想爬起來。

我要使這個病着的同志減輕一些痛苦。

然而，

誰在夢裏醒過來，

用最激怒的聲音喊着，

「什麼東西這麼臭，

臭死人了。」

我告訴他是老劉送來的一個生着病的同志，

他一邊喊着倒霉一邊睡去。

在黑暗中，我聞到那個工人瘡上的臭味，

我想到窗外的西北風，我想到往返一小時的路程

我胆怯而又懷着期望的問那個工人

「疼嗎？同志。」

「謝謝你，不疼。」

我的心剛剛的平安了。

然而，我聽見那工人繼續發出來的呻吟，

# 絞 鏈

養  
慕

敵人以及友伴的姿態  
殷勤的獻給友伴們  
一條粗碩的絞鏈  
叮囑說  
「去絞死他  
他是個叛徒  
他是個奸細  
他應該死！」

憤怒阻塞了友伴們的躊躇，  
憎恨阻塞了友伴們的思路，  
他們便終日睜睜着眼  
他們便終日捏緊了拳  
帶着那條粗碩的絞鏈  
要狠狠的絞死  
那被看作奸細的友伴

他會死在敵人的瘴笑裡，  
他會死在友伴的憤怒裡，  
他會死在敵人送給友伴的  
那條粗碩的絞鏈裏！

一九四八，四，八

由呻吟裡我可以想到他那痛苦而又難堪的表情。

我側着耳朵聽一聽同伴們的動靜  
我們都用被蒙着頭細聲地咳嗽着不做一聲。

我心裡很亂。  
我想着那些偉大的靈魂們。  
我想把那些奔波勞累的友人們。

我陪着他出去拿藥。

然而，疲倦，寒冷……  
黑暗，疲憊，寒冷……  
使我合成一股無形的力量襲擊着我。

茫然的睡去。

第二天一早醒來已經大亮。

那個工人不知已走到那裡去。  
我們在他睡過的床上發現了一封信

「各位先生，

很對不住你們  
攜的你們一夜沒有睡好。」

過了一個禮拜我碰見老劉。  
我低着頭問他那個工人的消息。」

老劉冷冷地說  
「死了。」

我整個的靈魂像澆了一盆冷水。

突然間打了一個冷戰。  
我好像還聽見老劉冷冷的向我說。  
「這是你一次很嚴厲的考驗！」

買

書

紀 統

快發公費了  
除了還債  
交飯費  
還剩下些  
買本書看吧  
要不然  
還不是吃了零食？

「買哪本呢？」  
「社會發展史綱」  
恐怕很貴了  
錢不夠  
還有  
「論學生工作」  
本小冊子  
也不能不看

想着，想着  
——到底買哪本呢？  
其實……

老何跑來了：  
「告訴你

書明天漲價  
四萬八千倍啦！  
今晚有錢趕快買。」

「什麼，  
明天？」

……

「喂，老何  
勞駕

給我買一本

「社會發展史綱」  
一本「論學生工作」

好不好？

錢你先給墊上  
發下公費還你……」

卅七，五，廿九

當堅冰封鎖着海岸的時候  
你和伙伴們的溫情  
在回憶裏向我名喚  
我悄悄地離開  
半年來我編飯吃的地方  
回到你們的身旁

坐在你的零亂的書桌前  
你給我看

你半年來斷斷續續的日記  
都充滿痛苦與焦急的  
情緒的記載

和你的  
熱情而期爽的

奔放而健康的詩作：

「當月亮照着我的窗櫺」

「那裡在呼喚我」

寫  
擠在你過窄的牀上

夏  
我們從深夜談到破曉

陽  
訴你你說最近生活上的  
波折

和對自由新生的企望

# 黑色的流

馬伯力

黑色的流

自根根的大烟齒

噴出

噴向天空

太陽謎謎眼

又慢慢落下大地

家家堆滿了塵土

爬上人們的臉

自耳朵，鼻子，嘴，眼，

直攪入微血管

報紙上的鉛字

無核電的波浪

原野的草

死人的骨頭

都是統一的顏色

黑色的大手掌

壓着千萬個奴隸的背

跳進千萬尺深的大黑洞

去挖掘原料

噴着

日夜的噴着

黑色的流

四十八年二月尾，石城

你說：

你要用自己的手

斬掉自己醜陋的尾巴

奔向那充滿陽光的地方

歲月的河

流過了寒冷的一段

春風溶化了牆角的積雪

從一個親愛的伙伴的信中

的向

後以了走

知道你已離開了

沒有生氣的實驗室

去爲你所愛的那許多許多的人

「搶劫一些糧食  
尋找一襲衣裳！」

去吧，

從前你是海岸的堅冰

靜寂嚴肅地忍受着

寒風和苦霜

現在春天已光臨了大地

你應該奔回光明的海裏

與熱烈奔放的弟兄們

共同去掀起狂野的浪濤

# 打夯歌

顧樂才

「打夯歌」，我們也可以把它看作是歌謠的一種。因為它不僅按照節拍以保持住工作的紀律性以企圖收得良好的工作效率的工作方法，同時歌唱者無論是主觀的內心的衝動，或是由客觀的外物所引起的感觸，都可以編成簡單的合乎韻律的辭句自由自在的吆喝出來。這正像揮秧時所唱的「秧歌」，砍柴時所唱的「山歌」一樣。為着這種情形，它也隨着因地理環境而差異的風俗習慣而產生出許多種不同的調子。更因為工作的對象不同，即使在同一地方也有着多種不同的調子的流行。萬家寶先生在「日出」中很仔細的介紹過一種「打夯歌」，可惜我還沒有聽到過那種調子，所以更無從知道那種調子流行在甚麼地方。現在我們記載的這「打夯歌」是流行於河北省冀東一帶，尤其是唐山市的。而且它的工作對象必需是五個人一齊砸的石夯，因為單人的或雙人的木夯另有一種簡單的語號。這裡所記載的這個調子雖然非常簡單，看起來也很少變化，但是經那些從聲音中從動作中全表現一種被閉塞住的力量量的泥瓦工的嘴裡吆喝起來，却能夠有很多的變化而且非常動聽的。正像秧歌舞一樣僅有最基本最簡單的歌調與舞步，而歌舞起來仍是變化無窮的。可惜我不懂音樂，連那最原始的歌調的樂譜都不能記載下來。我僅知道他們所吆喝的辭句雖然有長有短，但是都有一定的音階使它們的音節趨於一致。在這裡我雖然竭力的想用通俗樸實的文字寫下這首「打夯歌」來，但是文字到了這時候該是多麼貧乏無力而且與實際情形多麼不調配的東西。例如來字，我們通常讀作國音「陽平」，而我們所吆喝的却多半是陰平。即使同一的陰平又有一「清音」一「濁音」和「重前音」一「重尾音」的差異。而我却祇能用一個「來」字表示，僅由這一點來看，這個「打夯歌」已經够不上本來的面目了。更何況他們所吆喝的每一個獨立音節的尾音，又常是有聲而無字的，於是又不得不借有相似聲音的字來代替。

這種打夯歌是五個人砸石夯時所唱的，由一個提繩的人（他們管他叫「夯頭」）領導着吆喝，其餘的四個人協同着結束起一個比較沉重的尾音以作砸一下石夯的信號。歌辭中不同的單句是領導人的吆喝，所有的尾音「來呀」，都是羣衆的合聲。

再有一點聲明，就是「打夯歌」是工作時的一貫的聲音，是我爲了求情緒轉變的諧和，方像詩一樣的分了節的。同時在辭句的文法上及前後次序都爲了使讀者更易於明瞭而不得不有些輕微的變更。

以上的話，算是對於「打夯歌」的一點簡短的說明；也算是對於所介紹的這種調子所作的幾句前置語。

來着了啊——  
 來呀，  
 頭遍的夯啊——  
 來呀，  
 哥兒幾個呀——  
 來呀，  
 多賣點勁兒啊——  
 來呀，  
 高高的舉呀——  
 來呀，  
 穩當當的放啊——  
 來呀，  
 慢兒慢兒地呀——  
 來呀，  
 朝着前邊走啊——  
 來呀，  
 一下下的砸呀——  
 來呀，  
 不許留「夾當」呀——（註一）  
 來呀。

朝著那邊瞧啊—— × × ×  
 來呀，  
 有人合焦子啊——（註二）  
 來呀，  
 挑水泡石灰呀——  
 來呀，  
 慢條斯理兒啊——  
 來呀，  
 一股股的沖啊——  
 來呀，  
 搗得勻勻地呀——  
 來呀，  
 不許有矜子呀——  
 來呀，  
 砌「地腳」哇——（註三）  
 來呀，  
 那得用石頭啊——  
 來呀，  
 檢大塊的挑啊——

來呀，  
 放平了哇——  
 來呀，  
 鋤上焦子啊——  
 來呀，  
 按得穩當當啊——  
 來呀，  
 右邊用點兒勁兒啊—— × × ×  
 來呀，  
 把手抬高點啊——  
 來呀，  
 要是不聽話呀——  
 來呀，  
 一下躡着腳呀——  
 來呀，  
 可是真不輕啊——  
 來呀。  
 × × ×  
 趕緊低下頭啊—— ×





## 書的旅行

晉軍

一本書

經過了無數檢查者的眼睛

經過了千山萬水迢迢的路程

像一把火的種子

到我的手裡來了

我讀完了

給了另一個朋友，

又給了另一個朋友，

又給了另一個朋友，

書，

做了一次遼遠的旅行

我知道

在它旅行到每個人的手裡的時候

在每個人的心裏都燃起了一隻真理的火把，

今天，

它回來了，

## 簽名

鳳冀

「這是反迫害的罷課宣言  
贊成嗎？」

寫下你的名字吧」

「好的，

先讓我看一下。」

簽名小組分散在各個房間

對着各樣的臉

各種思想。

x

x

他們並沒有說得太多

但對於猶疑者

似乎用眼光在問：

「你害怕嗎？」

他們並沒有說得太多

但對於冷漠者

似乎用眼光在問

「爲什麼？」

你這樣冷漠」

# 種地 崇木

(參加春耕後所寫)

我才知道我多愚笨  
當我拿起鋤頭的時候  
地刨不了三寸深  
累得心卜卜地跳  
出了一身汗

三天才刨完了一畦  
手磨起了四個水泡  
一面又得除草  
平時我總愛說野性是戰鬥的象  
徵

如今我才嘗到了他的倔強  
自己反成了被戰鬥的對象

這時我才知道該向  
從泥土里生長的農夫學習  
他們的苗已一尺多高  
我們的種子還沒有種上

等到地刨好了；麥子早不能種  
不種麥子種大葱  
大葱倒是長得又高又好  
誰知道那邊的「先生」又說了  
話

「哼大葱！用着你這活人種  
放上一個稻草人  
我敢保他也長得成  
快回去多唸兩篇書教教俺，  
俺倒感到你該勉強行。」

書角翻了，  
字跡模糊了，  
然而，  
我仍舊愛它，  
像愛我一個到處奔波宣示真理的朋友一樣，  
在風雨的深夜裏  
我把它珍惜的藏在枕頭下面，  
因為明天約，  
它將要開始一個更遼遠的行程。

他們更不會說話  
對着那些簽着名的同學。  
只是當眼光碰到了眼光  
是同志碰到了同志呵  
他們是每個人都不錯過的  
雖然每個人都不錯過的  
却很興奮。每個人都不錯過的  
當那些小組匯合  
好，來數一數名字吧。  
明過半數  
一個運動要開始了。

## 鼓風爐之歌

吳丁

呼，呼，呼……  
轟，轟，轟……  
我活着——  
所以我歌唱……

我歌唱鋼鐵

受着火，受着熱  
受着艱苦的考驗  
經不起的，落下去  
成灰燼，成渣滓，  
經得起的，出來  
建築二十世紀新的文明  
更建築新的世紀。

我歌唱煤

為兄弟們的鍛鍊  
燃燒自己的生命  
供給火，供給熱  
沉默地，微笑着死去  
知道兄弟們會担當起  
自己要作的工作  
自己的生命  
會永生在兄弟們的心裡。  
我歌唱我自己  
濃煙是我的髮  
火焰是我的心臟  
髮在飄，心在跳，  
臉也因興奮而紅啊……  
從那些堅定的

流汗的面孔上  
我讀到了  
他們刻向心底的讚語：  
「鐵  
像這樣才鍊成了鋼」！  
呼，呼，呼……  
轟，轟，轟……  
我活着  
所以我歌唱  
這歌聲是生活  
是歡喜，是愛  
是火，是熱  
是光……。

四八，五，一，

## 布穀鳥

若均

布穀鳥一叫，天濛濛亮，  
起來吧，又得去那潮濕的田塲。

沒有槍炮轟鳴過平靜的藍天，  
但年青力壯拉犁的漢子呢？  
被措槍的人，綁出村子去，  
離開了田地，抗起了外國槍。  
保衛那殺人不眨眼的老爺們，  
就死在望也望不見的戰場上，  
年來年去，收成了金黃的谷粒，  
爲什麼都堆進官家黑漆漆的倉房？

白日裡耕地，夜裡紡麻呀，  
還不清一回逼一回的錢糧，

住在別人家的磨棚裏，一年年，  
娶不上媳婦，蓋不起房，

快五十歲啦，還沒有一兒半女嘍。  
死了可有什麼臉面見爹娘，

又是清明坟頭掛白紙的時候，  
哥兒們老了，喝了酒也不再拍胸脯，  
冷清清的年節難過，

布穀鳥，你別叫，

有一天，你要把我叫進坟裡去啦。

# 再定一套「道德重整」方案吧

黃濟

報載××飛美出席世界道德重整會屆時將由各國政府首長及各界領袖報告各國「道德重整」工作情況並討論如何消弭糾紛及民主政治理想等……

不必洗刷

你那濺滿了純潔正義的青年們底血漿的外套。

不必擦拭

你那濡沾着窮苦善良的人民底膏脂的嘴唇，

不必剔除你那為銅臭的腐蝕了的手指，

更不必修整你那讓殘忍弄歪曲了的面孔，

一切都不必了。

要飯吃要民主的洪流澎湃氾濫，

已衝破了一「道德」堤防，

趕緊去把！

「世界道德重整會」迫不及待了！

去把！去向「世界各國」的「領袖」們，

報告你重擊道德的成績。

報告你，

屠殺過多少徒手的學生，

報告你，  
餓死過多少流浪的難民。

報告你，  
怎樣在派系傾軋中門法取得勝利，

報告你，  
怎樣操縱黃金外匯使物價昇上天去！

去把，去向「世界各國」的「領袖」們

聲訴今日中國道德淪喪的程度，

聲訴：  
飢民總是搶米，

聲訴：  
公務員老爭待遇，

聲訴：  
老百姓都想逃避兵役，

聲訴：  
學生竟敢反對政府

更不「像活」的是，

「土匪」在建立「解放區」，

簡直不得了咧！

趕快和那些「世界各國」的「領袖」們

再定一套「道德重整」方案吧！

定要更厲害，更道德的！

一九四八，六，二，

# 黎明 沙地

昨夜，外面一片漆黑  
 打開窗  
 看不見天空  
 人們蟻曲在黑暗底下  
 受盡了殘酷的鞭撻  
 耳邊環繞着  
 微弱的哭泣  
 悽慘的呻吟，和  
 低低的嘆息

歡迎呵  
 你拋棄了黑夜  
 逶迤而來的黎明  
 像一隻藍色的船  
 滿載着我們的希望  
 輕輕從乳白的海上  
 微笑的飄浮而來

像久別的儿子看見母親  
 感受着你的光輝  
 寬廣的土地  
 都眩惑得流出了眼淚

帶着一颗情不自禁的  
 歡狂的心  
 我哼起了一首兒時的歌謠

# 無衣

——意譯詩經秦風無衣篇——

讓鎗上了肩，唱個歌吧。  
 精神也可以興奮些。

我這塊圍裙你就拿去用吧。

同志。我這裏還有件棉襖，  
 請穿上吧。  
 咱們不必再怨沒衣穿了，  
 現在國家正打着仗呢，  
 快把傢伙準備好吧。

# 謝揚

那並不是最可恥的事情。  
 咱們哪兒還有閒情鬧着穿的問題，  
 男們漢都上火線去了啊！  
 咱們還是把鎗握緊一點吧，  
 趕上他們齊步前進。

同志，這時候祇得湊合一下好了，  
 去對付咱們共同的仇人。  
 這是我底一件內衣，  
 同志你穿上了得了，  
 咱們穿得破爛一點又算得什麼。

# 黑人詩二一章

蘇夫譯

我，也，歡唱阿美利堅，

我，也

L. 休斯

我是黑色的弟兄，

他們叫我到廚房裏去吃飯，

當他們成群走來的時候，

然而我笑，

並且吃得很好，

並且生長得粗壯起來，

明天，

我就要坐在桌子旁邊，

當他們成羣走來的時候，

沒人敢

向我說

「到廚房裏去吃，」

就是這個樣子。

此外，  
他們要看見我是多麼美麗  
並且要感到羞愧——

我，也，是一個阿美利堅人。

## 新漢城的春天

C. 馬凱

四月的春草太綠了，  
有着銀色的斑點，天空也太藍了，  
當快活的風笑着從這處過去，  
而我卻要呆在這裏，咳，  
把黃金的時光消耗在屋子裡  
擦着窗戶，刷着地板。

四月的夜太奇麗了，  
早開的五月花也太幽香了，  
星星們也太皎潔明亮了，  
當滿田野一片清新小溪跳躍的流着  
而我卻消磨這黃昏的時間在  
疲倦的渾噩的睡眠裡。

# 亞歷山大，勃洛克

華林風

今年八月七日將是俄國偉大的抒情詩人亞歷山大，勃洛克逝世的廿六週年忌。

亞歷山大，勃洛克在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後說：「世界同詩人的心都變化了」。這話也正可以用來說明雖在另一個歷史階段中生活，創作的A勃洛克。他的詩在十九世紀末和廿世紀初發生的社會騷動以及最後醞釀到一九一七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的沖激下進展。A勃洛克的道路是痛苦而艱困的；是克服分割舊式貴族和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與人民之間的「不可逾越的界線」的一種艱苦的鬥爭過程。

時代的「可咀咒的問題」不斷地痛苦着詩人敏銳的感覺和意識，而且也影響了他創作的性質和內容。V馬耶可夫斯基說：「A勃洛克的創作是一個整個詩的時代。這位象徵主義的巨匠，對蘇聯現代詩的發展會給予了一個不磨滅的巨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在蘇聯詩歌陣綫上特別有力地表現出的是詩人們對祖國和人民的深摯的愛和對爲人類幸福而鬥爭的熱情。

詩人A勃洛克的少年時代全部消磨在夏赫瑪托伏的外祖家裡，在這個幽靜的老貴族的莊園上，這個未來的詩人承受着外祖家的愛撫和貴族教育，呼吸着舊世界的空氣成長，這決定了他早期的觀點和意識。他從彼得堡高等學校畢業後便入大學學法律，後來又轉習歷史哲學。從一九〇三年他在學生時代時就開在「新路」和「北方的花朵」上發表他的作品。

(17)

他早期的作品，都收集在「美婦人集」和「意料外的喜悅」等集中。在舊式貴族家庭的浪漫主義的氛圍中，在九十年代俄國社會腐朽和墮落的情況下成長的詩人勃洛克，對腐舊的資產階級的世界和它的文化充滿着憎惡，他也感到舊世界是在極端的矛盾和不安中顛動而且在渴求着支持。於是矛盾和焦灼，使他早期的作品逃避開現實，走向浪漫的夢幻和神秘主義，但同時也反映了那行將降臨的社會暴風雨的不安的氛圍，他以主義的彩色描繪出他的精神世界裏的不安和鬱熱。

A 勃洛克對生活洞察得愈深，他也離開象徵主義的雲霧愈漸遠去，他的浪漫主義也漸漸染上了革命的色調。他抒情詩的題材也由幽靜的自然田園的抒寫而轉移到都市。他的作品中的都市是可怖的；可怖的如「水沸了了的煮鍋，噴發着不安的喧囂和罪惡的臭味。」在他筆下的彼得堡就是這樣一個可怖而可厭的城市，生活在彼得堡的人就如無家可歸的命定了的受難者流亡在無邊荒涼的地區裡一樣。他中期的詩也就是無窮俄羅斯的受難者迷惘而痛苦的呻吟和控訴，也是他對祖國和人民深厚的摯愛的凝聚。

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A 勃洛克英勇地拋棄了舊世界給他的負擔，割斷了他與舊世界的諸種關係；號召「被屈辱了的人民」走向革命。他自己以激情歌頌革命，迎接革命，他預言了悲慘的俄羅斯的光輝幸福的未來，他更召喚知識份子：「用你們全部心靈，全部能力，全部感官——傾聽革命！」

在他的傑作「十二個」中，他祝福偉大的十月革命，十二個赤衛軍就是新世界的十二個使徒，在「十二個」的結尾，詩人對新世界表示了高度的信任和讚頌：——

他們英勇的濶步邁進  
後面是一條餓狗  
血紅的旗幟在前面飄揚  
雪風遮着看不見他  
子彈不能傷害他

輕輕地在風雪中走  
珍珠般的雪花在飛舞  
帶着白色的玫瑰花冠走在前面  
這就是人的兒子耶穌基督。

這裡，十二個赤衛軍前面執着血紅的旗幟的是基督，是人的兒子。詩人勃洛克浮雕在這裏的是真的基督，是他用以表現革命的未來的最莊嚴神聖的象徵。這位詩的巨匠以最真誠，最熱情，最深厚的摯愛擁抱了祖國和人民，擁抱了新世界，而且把這種堅強的熱愛祖國和人民，熱愛祖國人民的革命和為人類幸福而鬥爭的情感留給了後代蘇聯的詩人們。

## 附·勃洛克詩一首

### 彼得格勒的 sky

彼得格勒的天空在雨天顯得非常泥濘，  
兵士們要上戰場去了。

一排挨着一排，槍挨着槍他們登上火車，  
一車廂一車廂的擠滿了一直到門口。

在那天成千年青人要走開——

離別的痛苦，情人的悲憤，

強壯，青春，希望，他們的命運寄在

那血色滲透的雲層的幽茫下面。

他們勉強地使自己鎮定儘量使自己高興，

有些人唱起歌來掩藏他們的憂傷，

有些人洗好了紙牌開始了遊戲，

有幾個在胸前畫着十字。

忽然一片樹葉被風吹落，

車站上的燈光在風中閃灼，

一個手舉號起號角微笑，

吹起一支出發的信號。

他的號角的旋律宣布着戰爭的光榮，

兵士們的心裡湧滿了顫慄，

一聲車輪的滾動，一聲汽機的吼叫，

成千「好哇」的歡呼立時湧起。

霎時最後一輛車廂消失在雨裡——

又只留有雨落在窗扉上，

和兵士們的熱切而堅決的重複的歡呼

依然迴蕩在平原上。

不，我們不知道憂傷，不知道悔恨，

雖然雨依舊不斷地在無邊際的降落。

我們的劍最堅銳應戰也最有力

我們爲什麼還要憂傷和煩惱？

我們的悔恨——被雷鳴似的大砲的震懾

被混亂和火燄鎮靜住，

我們的悲傷——被由葛利西亞傳來的毒氣窒息了，

在那裏血染紅了池沿。

## 詩的還原

馮至先生講演  
本社記 錄

詩的還原是最近兩三年來我常想到的一個問題。今天我們一方面論什麼是詩，一方面論什麼是還原。

中國在兩千年前，就給詩下一個明顯的定義，即是「詩言志」。這也就是把情感和思想用合乎節拍的言語表現出來。這是詩的本質，但是這種本質，往往發展下去，就很容易受了文化上環境上和人類不可避免的惰性的影響，而產生了許多毛病，使本質變質，到了毛病太多的時候，人們看着不合理，便要求革命，去掉那些不合理的地方，恢復本質，這是人類要求進步的一種徵象，人們一面要求進步，一面要求還原，但是還原並不是復古，是要恢復他原來的本質。因為一種文化的發展到了高潮，便容易變質，到爛熟時，便容易墮落。譬如說：一個農夫，一個工人，一個詩人，我們對於農夫和工人有一個完整的概念，因為他們是單純的，不容易變質的，一說起農夫就會想到泥土和鋤頭，一說起工人就想到工作，可是詩人是常常變質的，所以人們對於詩人有時是一個尊貴的稱呼，有時是一個嘲笑的对象，在目前，將「詩人」加在一個人的頭上是嘲笑的分居多，因為詩人是容易變質的。

我們看看過去的歷史，每達到了社會敗壞的時候，就有一個革新的要求，這個革新的要求就是恢復本來面目，有如一幅油畫，上面蒙了泥垢，便須要將泥垢洗刷揩拭下去，中國過去文學每一次的革命運動都提出一個復古的口號其實這種復古並不是真的復古，但是革新却是要恢復本質。譬如韓愈，一般說來是一個文學上的功臣，他曾說「惟陳言之務去」，以掃去六朝以來萎靡的風氣，和陳腐的舊套子。這種精神完全是革命的精神，提出復古的口號只不過是利用民族的好古心理，以便於達到他革新的目的。

現在我們看什麼是詩的原，詩怎樣變了質，大略可以分下面的幾點：

一、真實與空虛：詩是人類最真實的東西，所以詩最重要的是說真話，說實在的話，如果不說真話，而只是說空話，那是最使人不能忍耐的，但是因為現在印刷的方便和表現慾的強烈，有些人便裝扮了別人的東西，說出自己不會真實感覺到或是不會經驗到的空話來。抗戰時期，重慶的公務員有一種流行的歌謠：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大員來訓話」（台下哄笑）「不怕天，不怕地，就怕專家講黨義」（台下哄笑）因為大員和專家所講的多半是空話，他們的空話是使人不能忍耐的，使人感到無聊。（笑）現在報紙上一般的社論往往都是空話，他們常常用些模稜兩可的口氣說這個固然不對，那個也未必好，結果弄的人莫明其妙（台下熱烈鼓掌），因此報上那些空的社論都沒有人喜歡去看，現在的社會裏充滿了這些空話，證明了現實社會是空虛的，人的生活也是空虛的。那些社論作者大員專家，因為受了麵包或地位的限制，不能不說空話，（笑）我們可以不必理會他們，但假如詩人也和他們一樣的說起空話。那是最不能原諒的。我們第一步向詩人的要求是要真實，而不要空。我們先從舊詩裡舉例來說：從先有一派批評的標準，所謂神韻派，清初王漁洋提倡的最厲害，他引用倉浪詩話裡的話，詩要作到「空中之言，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像」這種虛無飄渺，使人難於捉摸，往往流於欺騙。因為我們人是不可能離開現實世界的，所以空幻的詩是最要不得的東西。就是最近一些文藝批評者所提出的一境界二字，也容易發生流弊，一個高貴的人寫出高貴的境界是可能的，如果卑鄙無聊的人要寫高貴的境界就是欺騙，明朝的陳眉公，曾經有人這不嘲笑過他，「翩然一隻雲中鶴，飛去飛來宰相家」。（哄笑）中國過去社會裡就有許多自命清高的人物，出入於達官富宦之家，而寫些自以為具有清高境界的詩，這也是說謊，是欺騙。

在新詩裏有些詩，流入於公式主義，也與那些標榜神韻，標榜高尚境界的舊詩異曲同工。因為現在一般的反對悲觀反對傷感需要戰鬥和前進，於是就有一部份人沒有戰鬥的經驗，沒有真實的感覺，却關在黑屋子裏寫戰鬥，寫光明，結果和前面所標榜的空靈境界是同樣空虛的，現在我們隨便拿一首詩來作例子：

一但願能幫助中華，

由危難到平安，

大家歡喜而快樂，

工作，進步，

不疲倦，

而它在落難，

落難呵，

落難！

.....

衝向前.....

我們一切的動力，

衝破一切有迷關！

讓力的衝，力的轉，

根絕自私、封建！

粉碎一切的敵人，

消滅自私之見！

.....

我們讀下去，是如何蒼白無力！希望好是誰也希望的，但是怎樣才能好起來，作者則一點也沒提到，作詩空洞到這般地步實在無聊。因為這裡沒有一點真實的生活在裏面，所以沒法寫出真實的詩，今天的晚會，大家提出的口號，「人民的方向就是文藝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我們必須先使自己成爲一個人民，才能夠了解人民，才能够寫詩，中國的詩經，楚辭，漢魏樂府，杜甫，都是真實的詩歌，他們都在寫這真實的情

況。至於那些自居爲高尚的人寫出的東西，並不見得高尚，而寫出真實的，甚至是低下生活的，却可能成爲偉大的作品。文章是騙不了人的，寫文章就等於給自己圖像，一寫出文章，作者的臉就顯得清清楚楚。如果一個時代的文學作品空虛多於真實，就證明這社會是空虛的，人的生活也是空虛的。如此我們就要改革，追求真實實的生活，才能寫出實實在在的詩。

二，遊戲與玩弄：一切的藝術家最初都具有遊戲的態度。遊戲乍一聽來好像是並不鄭重，其實這是非常嚴肅的，這和小孩子們堆寶塔堆雪人一樣的，西洋人說「遊戲始是人類真態」，又有人說「如果成功從事一個工作像小孩子從事遊戲一樣嚴肅，這是一個最理想的態度。」我們認爲遊戲是藝術的來源很重要的一點，但是最嚴肅的工作態度，但有些人把遊戲當做玩弄，其實遊戲和玩弄是有很大的分別的玩弄是詩歌的墮落。有一種情形是玩弄情感。孔子刪過詩經，其中有「棠棣之花，偏其反而，豈不爾思，望是遠而。」有人問爲什麼要刪去，孔子說一未之思也，何遠之有。這是對的，因爲這節詩是騙人的，情感的玩弄，歷史上這種玩弄情感的詩很多，尤其是唐宋以後，有許多肉麻的愛情詩，是玩弄情感的，像清代龔定庵寫過一首詩「偶賦凌 偶倦飛，偶然間慕遂初衣，偶逢錦瑟佳人問，便說尋春爲汝歸。這種偶然想做官，偶然又想做隱士，偶然遇見一個女子便想戀愛，四句裏找不出一點嚴肅。像這種東西，沒有真實的情感，而只是情感的玩弄，尤其是文化發展到爛熟的時候，人們便往往失却樸實，把些離奇怪誕作爲詩的內容，這在象徵派的末流，表現得最爲明顯另外有一種情形是玩弄文字，固然文字是需要技巧的，但過甚則流入於玩弄，所以文字的推敲是應該的，但要適可而止，如果過份追求技巧。不但不能表現他的意思，反而對他所要表現的有所妨礙，這也是詩的墮落。唐朝的賈島，他爲了「僧推月下門」和「僧敲月下門」的取捨，會反復推敲，這是在用字上下功夫的一種表示，深爲一般詩人所愛好。但是王船山在蕪村詩話裏卻說，如果和尚真是敲我們就應該寫做敲，如果是推，我們就應該寫做推。雖然王船山是個哲學家，祇在追求真理，但是我認爲這是很值得我們參考的。過於注重技巧，就失了詩的本色，往往走入了迷途，詩到了玩弄情感和技巧的時候，就需要還原了。

三、工作與聰明：詩人是一個工作者而不是一個聰明者。以前詩歌所要提到的靈感往往是靠不住的，真正的作品是應該仰仗工作。中外作家都注重這一點，因為靈感是要來自工作的，而不是空想出來的。杜甫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歌德說：「勤，是天才最主要的條件」。他們說的都是真的道路，詩人必須有真實的工作，逐漸靈感是寫不出什麼的，有成就的人都是工作者。從前我讀到過一首歌頌跳蚤的詩是十七世紀一個英國詩人寫的，他的想法是非常難奇的，完全是賣弄聰明，寫詩的動機是由於他和愛人在床上捉到了一隻跳蚤，於是歌頌起來，（笑）他向跳蚤說：你的身體裡有了我的血，也有了我的愛人的血，我們兩個人血在你的身體裡結了婚，所以我歌頌你（哄笑）這種賣弄小聰明我們是不需要的。

四、諷刺與油滑：諷刺是對現實有所不滿，和有更大光明的信念，而不願意對現實做直接攻擊，而側面寫出之。詩經中有十分之三、四都是諷刺的，諷刺詩是懷了愛和對前途光明的希望，對黑暗有恨才寫出來的。如果違反了這個原則就流入油滑滑調，這是很危險的，因為容易使詩墜落。如今在無線電裡我們常常聽到這種油滑滑調，這是給帝王當侏儒的奴子傳統，以他的油滑來博得他人的一笑而已。諷刺的詩相不謹慎便成爲油滑，由油滑再變爲諷刺則很困難。因此，在寫諷刺詩以前，我們要考虑對目前的光明是不是充滿了自信，如果沒有而只有一點取笑的意思，便立刻由諷刺變爲油滑，所以寫作態度必須謹慎，不然將淪爲弄臣，諷刺是詩的本質，而油滑是詩的變質。

五、自由與散漫：目前一切都要求自由，精神上的，形式上的。但自由是有組織的，健全的，而散漫是墜落的，不健全的。一個要強的民族，在自由裏必須有它的組織力，詩也是如此。

在一個虛偽的墮落社會裏，我們往往發現不少惡劣的現象，在這個社會裡詩往往流於空虛、玩弄、小聰明、油滑、散漫，我們如果對詩有要求，必須對詩革命，使詩還原。我們覺得詩從五四以來，雖然摸索着走了三十多年，但是距離詩的本質已經近了許多。經過十年抗戰，大家都經驗的很多，詩的取材方面變的很廣，而詩人的態度是比十年前的詩人嚴肅而切實得多了。

S.P.E.N.D.E.R，寫詩一篇「反抗中的詩人」，其中有一段大意說，歐洲的文化走到應該改變的路上去，人類有兩條路，一條是腐化的，一條是滅亡的，而有良心的詩人，應該在這兩條路外另找一條新路，要求真理和信仰。這種要求也正如古代詩中的，對於神的讚頌，這個神也可以說是真理的化身。

現在的詩的成績雖然還很有限，但是它的道路是要向恢復詩的本質的方向去走的。

